

名家女性小说精品



叶君健

# 冬天狂想曲

DONG TIAN KUANG XIANG QU

名家女性小说精品

# 冬天狂想曲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名家女性小说精品

冬天狂想曲

---

著 者：叶君健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电 话：(029) 7233570 7221384

邮政编码：710003

印 刷：陕西安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171 千字

插 页：5

版 次：1995 年 6 月西安第 1 版

1995 年 6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ISBN 7—80594—215—3/I·44

全套定价：54 元（每册 10.8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 目 录

---

冬天狂想曲 .....	(1)
那逝去的年华 .....	(72)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124)
没有“莎哟娜啦” .....	(144)
和好.....	(158)
秋声嫂.....	(164)
梦.....	(179)
小母亲.....	(198)
旅伴.....	(212)
信.....	(235)
竞争.....	(257)
妈妈.....	(266)
罗马的两个女性.....	(283)
后记.....	(322)

# ●冬天狂想曲●

按照阴历计算，到今天——十二月的第十五天，冬天应该结束了。但雪花仍在下飘，不停地，轻轻地，不声不响地，像羽绒一样，丝毫也没有春天的信息。村子后面的群山仍然覆着一层厚厚的雪毯。院子里那株不知活了多少岁月的枫树，站着一动也不动，它们每根枝桠承受着这玉白色的物体。树前堤岸下的那条河，又宽又长，让它的沙滩延伸出去不知多远；平时装载着山货的竹排，在它的水上来来往往，活跃非凡，但现在它们也沉静得像停止了呼吸一样。河水再也没有反射出太阳光，也没有纤夫唱那乡间流行的曲调。

茵茵站在那不知经受了多少风雨的石砌的村屋的楼上，面对着纸窗子，向这静寂和这一片茫茫的白色凝望。外面的景物一年总有一次披上了这样的素装，这在她的心理也没有引起什么特殊的反响。大约在三年前，在她开始能欣赏诗词的时候，许多自然现象也开始在她的想象中活跃起来，如风儿的细语、树叶的沙沙作响、溪流的潺潺低诉、雷鸣和闪电，等等。这些活动有时使她愉悦，有时使她忧伤、激动或者恐惧。不过这次的那么一大片雪却僵冻了她的感觉。她向它凝望了一阵后，就离开了窗子。

但是当她在木炭火盆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以后，她却起了一点感想。“已经是深冬季节了，”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雪下得这么大！”她这一声轻柔的感叹，出乎她意料，忽然使她的心灵活跃起来了，因为接着就有一个想法跟了上来：“这一年又结束了……我们可以盼望新年的到来……”想到这里，她又颤动了一下：“又是一个新年！”不知不觉地她右手的食指就在她左手的五个指头上扳弄起来，计算时光的流逝——一次又一次。她计算完毕以后，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低声说：“新年过后我将有十九岁了……”

她不自在地垂下头，双眼盯着那个火盆，沉思起来。木炭烧得很旺，红得像微笑。偶尔之间，木炭发

小刘

出一个爆裂声，放出几个火星。这些火星，像那微笑着的炭火一样红，似乎在讥笑着她。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的双颊也绯红起来。于是她便对她父亲的侍童小刘，不知怎的，感到有些恼怒起来。这个年轻人几天以前，作为最后一次，送来了一筐木炭。他把木炭扔在旁边的小堆房里。这个小房裂缝很多，雪常常从那里飘进去，把木炭打湿。这个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在她家当父亲的书僮。现在他长大了，也像个颇有学问的人，可以为自己创造前途，因此，前天他被辞退，将去自谋出路——因为他当侍童的期限已满。也许因为这他才故意选些湿了的木炭送给她，而最后开她一次玩笑。他一直很淘气——对于这一点，茵茵一直印象很深。当然，那些火星烧不伤她，虽然它们会刺痛她柔嫩的脸和皮肤。

在她走向那格子纸窗边去看那雪景以前，她正在一块绸子上绣花和鸟。现在她又拿起它来绣，为的是想借此转移她的注意力而不去想那些使她烦恼的事。这幅刺绣将是送给一位远房表姐结婚的礼物。婚礼就要在新年举行——当她一想起又有一位她的同代人就要结婚，不知怎的，她心里就不自在起来！刺绣上的图案很简单：一对喜鹊双双栖在一棵李树的枝上，你啄着我，我叼着你，亲热得像蜜一样甜。它们上面绣着五个汉代隶体字：“恩爱到白头”。这个画面是由她

的母亲设计的，因为她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画家。至于那五个隶体字则是出自侍童的手笔。这个小青年已经练好了一手稀有的漂亮字，甚至作为大学者的她的父亲也挑剔不出什么毛病。他的毛笔字很潇洒、豪放，颇带有一点诗意，甚至还染上了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当她在聚精会神地凝望这几个字的时候，她禁不住对它们感到非常欣赏。当她念到“恩爱到……”的时候，她的心竟然突突地跳起来。

“对了，”她低低地叫了一声，好像她忽然发现了一个真理，“弄得我心神不自在的，原来就是这几个字儿！”

一点也没有错。是这几个字刚才使她无法继续刺绣下去，以致她只得走到窗前，漫无目的地观望外面那单调的、把她引向发呆境地的雪景。

她拿起针来重新开始刺绣。她在这块绸布的设计中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之点：如果这几个字是这幅画面的说明，她想，那么这一对被当作是在热恋中的喜鹊，头顶上的羽毛就应该是白色的了。当然，她对于鸟类的知识只限于她在屋后的果园里所常看到的那几种雀子，而她到目前为止确还没有看见过头上长着白羽毛的喜鹊。她的母亲人生的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也许她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种喜鹊。“但是，不！”她忽然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也许这又是那个小伙子弄的恶



作剧。也许是他故意创造出这几个字，专门来测验她的想象力。这个年轻人，太大了！”

的确，最近一段时期他变得非常顽皮——也许他觉得他这样做没有关系，因为他很快就要离开了。比如说吧，他每次送来木炭时，他嘴角上总要挂着一个微笑。虽然从某方面看这微笑显得很友好、温柔和文雅，但说不定它也有别的用意。不过她并不因为这个小伙子的轻率而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她越研究这个小伙子的动机，她就越感到有趣，她甚至还对这个顽皮的小青年感到有些喜爱起来。他的这笔字的确与画面的设计很调和。照这个小伙子在他的题词中所作的解释，这对喜鹊的爱情是那么深沉，甚至时间和生理的变化都不能在它们身上发生作用，就连它们的头发变白了都影响不了！这想象之美真是超乎一般。这不仅给她母亲所精心设计的画面赋予了生命，也使这幅刺绣相映生辉。

外面似乎有几只雀子也在对她的思考表示同情，因为她听到了窗外传来悦耳的啁啾声，好像是在与她的思路相互呼应。她急忙站起身来，又走到窗前，轻轻地把窗门拉开，雪花已经停止了纷飞。甚至还有微弱的太阳光在偷偷地露面。两只鸦鹊也正在一个草堆上跳跃和歌唱。

她立刻又转到楼上后房的一个小屋里去，从一个

米坛里抓出一把米。“你们不须为抢点东西吃而打架，”她对鸟儿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我以后就不再喂你们了。”于是她把米撒到草堆上，凝视着鸟儿啄食。它们一边吱吱地欢叫，一边叨吃。不一会儿工夫，它们把米全吃光了，接着就向一棵枫树的枝上飞去。它们在那儿静静地栖下来，把头紧紧地偎在一起。它们的这副样儿，完全像她正在刺绣的那幅画面。不同的一点是：这两只小动物正在用它们那两对神经质的、明亮的小眼睛望着她。“它们是不是在感谢我，还是在向我夸耀它们是怎样相亲相爱？”她这样问她自己。但她转念一想：“也许它们在偷偷地讥笑我，笑我独自一人立在窗前，像个傻子。”她本能回忆起了她刚才在手指上所计算的结果：过了新年我就十九岁了。“你们这对忘恩负义的小鸟儿！”她半生气半开玩笑地对树枝上的鸟儿说。

她挪动着犹疑的步子，走下楼梯，向她的父母报告，说雪已经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不过关于那对“忘恩负义”的鸦鹊她却只字不提。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系列的梦，她的梦从这一场跳到那一场，像现在新闻电影院里放映的电影，一下是新闻，一下是唐老鸭，一下是世界各地，一下是侦探故事。所不同的是，她的梦境比较杂乱无章，毫无条理。

她最先梦见她儿时和哥哥一道在果园一角的草堂里背诵经书的情景。家庭教师原是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他们两人都同时考上了秀才。这位老师完全可以像她的父亲一样，当上一名七品县官。但是他感兴趣的是老庄哲学，而不是儒教。他宁可当一名隐士，也不愿作为一名小官儿而得在道台面前折腰。他不拘形迹，天生一副喜爱澹泊生活的性格。要是他的弟子年龄能够更大一点，精通经史，他也许可能成为一代宗师。但不幸的是，这两个弟子都还是在少年时期，根据孔子的教义应该严加管束，但这位老师却有些放任他们，以至那位哥哥有一次仿着他的模样，一面欣赏唐诗，一面品起味醇、但极为强烈的桔子酒来。

有一天下午，老师在与她的父亲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饭和作了一阵有关当前文学现况的畅谈以后，便躺在靠椅上，由旁边一壶温热的黄酒陪着，打起盹来。她乘此机会偷偷地抽开书桌的抽斗，没有弄出一点声响，开始聚精会神地读起《红楼梦》来。这是家里严禁阅读的一部书，因为它所描写的内容是有关爱情——而且还是颇为感伤的爱情。她的父亲曾警告过，男女青少年不应阅读此书，因为它会把他们的感情和心灵导向歧途，对于青春发动期的青少年尤其是危险，只有结了婚的人可以阅读它，因为这时他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在这种情况下，这部书还可能增进他们夫

妻生活的幸福。她的父亲曾把这部书藏在书架上的一个秘密角落里，而这个书架上装的却差不多都是青一色的孔圣经书！然而，渴求知识是人的本性。父亲对“不良书籍”的说教，她听得越多，她就越想找来看看。一天晚上当她的父亲去参加一个官府的商谈时，她终于找到了这部禁书。她把这部书抽出来，挪到她书桌子的抽屉里。她很快就对这部书感到喜爱——喜爱到这种程度，她甚至把自己也当成是那位女主人公林黛玉！

也许老师把她父亲的私人厨子特做的佳肴吃得多了点，也许他把黄酒喝得略微过量，也许他和父亲的聊天太放任了一点——附带提一笔，这两人都是健谈家，这位老学者居然睡过去了，而且还似乎睡得很香，因为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已经从他的嘴里和鼻里冲了出来。头一阵声音听起来像春雷，使茵茵吓了一跳。她在慌乱中忽然抬起她压在抽斗上的双肘——她就是这样低着头细心地读那部书。这一突然的动作当然就产生出了一个嘎嗒的声响。这声响又把她吓了一跳。于是她就急促把抽斗推进去——这又产生另一声嘎嗒。不用说，这几声骤响把老师惊醒了。

“什么事？”老学者问。

茵茵抬起头来做不出回答。她的双颊变得绯红，像五月间开的一朵玫瑰。正在这时候，那个小青年却不

意地从果园冲进来了，样子看上去很惊恐，他径直走向老师，笔直地站在他面前。这位老学者也就只好留在原座位上不动。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老伯，刚才的那个响声是我弄出来的，因为我在园里打算扳正那条凳子歪斜的腿。老伯也许记得，葡萄架下的那条凳子早已经立不稳了。请老伯原谅我这一回吧！”

这位信奉老庄哲学的老居士，用一块黄手帕揉了揉他那睡意未消的双眼，说：“下次不要在这附近干那样的事了，特别是在吃了午饭以后。懂得吗？”

“是，老伯，我懂得了，”侍童小刘说。于是他又鞠了一躬，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当他正在走出的时候，他偷偷斜睨了茵茵一眼。这位可怜的小姐脸上仍然在泛着绯红。幸幸这位小青年没有暗笑，她也就低下头，装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无疑，她的秘密被这个小伙子发现了。他是两年以前被派到这里来伺候这位老学者和打扫书房的卫生的。他从那时起就不再为她的父亲倒茶装烟了。哪知他一摆脱了这位老儒士的监督，就像她的哥哥和她自己一样，变得喜欢撒野起来。早晨他在收拾这书房的时候，他总要偷看一下她的抽屉。但最耐人寻味的是，他现刻居然冲进来代她向老师道歉，而且来得很及时，恰到好处。他一定在外面倾听，透过窗子向里面偷看。对，最近一段时间他变得有点诡秘起来。他实际上在

窗外偷听了老师全部关于诗词和经书的讲课。他甚至还学着做起诗来。有一次她在果园的百合花畦间的一条小径上捡到一首写在纸条上的诗——每当夕阳西下时她总喜欢在这条小径上散散步。这首诗在风格上似乎还欠成熟，但却琅琅上口，还略微有点脉脉含情的味道。“啊，我懂得了！”她这时灵机一动，若有所悟。“一定是他故意将这纸条扔在路上，好让我能够看到！”

接着另外一件小事打断了她梦境的连续。但这仍然与这个顽皮的青年有关。当她在晚间穿过前堂回到她卧室去的时候，她看见他在一盏油灯下伏案练习书法。看来他真的是非常勤奋。难怪他的字写得比哥哥和自己的好，母亲也因此常常叫他在她设计的刺绣图案上题字：“他倒是抱负不凡哩！”她想。“我真希望他能……”啊，不！她不应该在他身上费那么多心思……

接着一些其他不太清晰的梦境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但转瞬即逝，她也记不清楚。最后一场梦是从家庭的圈子转到户外的环境。那是过中秋节的时候。这一天，按一般惯例，她总要到山上去采野菊花。她并不特别喜爱这种花儿，因为她觉得这种花儿的颜色只是单一地金黄，未免单调了一点。不过她欣赏这种传统做法，即在秋天的正中期，天高气爽，把野菊采来，留待来年泡茶——据说喝了可以明目，特别对于年轻的姑娘有好处。

当她弯着腰在一个山坡上野菊丛中采花的时候，她忽然听见有脚步声轻轻地从上面走下来。她抬头一看，这又是那个淘气的小青年！他怎么知道她到这儿来了呢？他一定是随时随地在探寻她的动静。她的双眉紧锁，绷着脸，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但是小青年的那副面容！他满面笑容，傻气得到逗人喜欢的程度，傻气得像他在六年前当她的玩伴时那样，她禁不住喜欢他这副傻气起来，因为这引起她回忆起她的童年时代。他手里捏着一大把菊花——这一定是为她而采的，而且采得那样多，他一定还很花了一点工夫。因此她那紧锁的双眉松开了。他站在原地不动，毕恭毕敬地低着头，嗫嚅着说：“你的仆人奉献您这点小礼物，以表示他对您的美貌的钦敬。最尊贵的小姐，请接受它吧。它是来自一颗虔敬的心。”

你好大胆！——她心里想。她几乎要叫出声来：“滚开！”但是，望着他那副低头的样儿，瞧着浮在他那年轻脸上的严肃神情，她不禁又感到很好笑。因此她改变了口气，用一种貌似生气的声调说：“直起腰来，你这个冒失鬼！”他很听话，就把腰直起来了：高高秀气的身材，就这样立在她的眼前。

不知怎的，她说不出话来了。他们俩的视线相遇，静中有笑，但很快她就感到无法形容的尴尬。她既无法逃走，也不能低下头。因为他们是面对面地站着，那

么贴近。她惊慌万状，只好说：“离开吧，我请求你！你为什么来这样来给我制造麻烦呢？”

“我崇拜您，小姐。”这个冒失鬼说，倒很像古典浪漫小说中的一位男主角。

“你为什么来崇拜我？我并不是神仙呀，”她生气地说。

“为了您的那双眼睛，”小青年说，又发出一个微笑。“您的眼睛是那么明亮，像这个月十四号那天晚上的月亮……”

居然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她感到她的双颊在发烧，但是她的心却很轻快，轻得像是要高飞！她羞涩地弯下腰，捡起那献在她脚下的一把菊花……

要不是因为那不知深浅的公鸡开始啼鸣，打断了她的梦境，她的梦还会不停地做下去。她睁开眼睛，发现夜仍然是漆黑和空洞。这种惯常的漆黑和空洞，不知怎的，在这天夜里使她特别感到苦恼。她翻了一个身，希望再进入梦境。但是她听到了从隔壁房里传来的父母的声音。隔壁房是由一面纸糊的格子墙分开的。因此声音听得很清楚。

母亲说：“你听见了吗，茵茵在喊那个侍童的名字？”

父亲回答说：“对，我想她一定是在做一个恶梦。”

“不只如此，”她的母亲说，“考虑到她的年龄……”



我想新年后我们得去探探赵家的口气。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赵家！她懂得母亲说这话的意思。她感到不安起来，一半是因为她害怕她在梦中可能讲出不恰当的话语，一半是由于“赵家”这个名词。她再也睡不着了。她望着纸窗发白，徐即透光，最后天亮了。

“赵家”就是她未来的婆家，因为她就是许配到这一家的。那是十八年前的事，她生下没有几天，她的终身就定下来了。赵家是个望族，世代书香。赵老先生很早就通过了朝廷的最高考试，以阐释儒家学说观点最正统而著称于世。她的父亲多年来一直与这位大儒保持着通讯联系，相互交换关于孔圣教义及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们觉得他们在文学的欣赏趣味方面有共同点，在对当前政治方面的看法也接近。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最合乎常规的作法当然是两家相互建立起姻亲的关系。茵茵就这样被许配给了比她大一岁的赵家公子。这是一对理想的结合。哪里也找不到这样在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上如此门当户对的安排。

茵茵从来没有见到过她的未来夫婿——连听都没有听见说过。她的父亲和母亲一直避免谈有关他的事。任何牵涉到这位未来女婿的话题，他们总是尽量撇开。在父亲方面，他觉得女儿现在正在接受妇道的教育，如在实际生活方面学习刺绣和烹调，在品德方面学习对